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 第七回 二篋客癡心請友 張天佩捉弄奸人

詞曰：得歲月，延歲月，得歡悅，且歡悅。萬事謀成總在天，何必勞苦千萬劫。放心寬，莫膽怯。金谷繁華眼底塵，功名富貴春天雪。時來瓦缶有光輝，運退黃金變成鐵。逍遙且讀聖賢書，到此方知滋味別。粗衣淡飯足家常，養得浮生休作孽。

這一首閒詞按下。

話講黃子方與李連義當日在侯府用了晚飯，各散回家安歇。到了次日清早，李連義到黃子方這裡來，相約一同前去，誰知黃子方把門鎖上已先去。李連義道：「這才是：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」只得趕到呂昆家府門首來。見黃子方貼在石鼓傍邊，李連義道：「黃子方來得好早！」黃子方道：「尋人不早來，便待何時？」二人等了一會，忽聽得開門響亮，走出一位老人家，道：「二位相公到此何干？」二人搶步當先，道：「你家相公呢？」門公道：「我家相公昨日在南凹侯府園中飲酒，來家甚遲。有江西下來的刑部張大老爺進京，船泊虎丘馬頭來拜。因說今日就要開船，我家相公昨晚去回拜，被張大老爺留在舟中，一夜並未回家。不知二位相公有何話說？吩咐下來，待家主回來道及就是。」李連義聽得，沉吟暗想道：「刑部張大老爺既是江西人，為何不走長江直下，到走蘇州而來？這定是句謊言！」李連義即開言道：「張大老爺與你家相公還是朋友，還是親戚？」呂府門公道：「這張大老爺乃是昔日南廠吏部尚書張惟善大人的本家，與我家先老爺同年。」門公這一番話都是昨晚張相公教就了的，總是一片謊詞，那裡有什麼江西來的張刑部！只說得他二人將信將疑，抓拿不定。黃子方向李連義道：「此人既是南廠張大人的本家，再無不去拜他令郎張天佩。我等且往南廠問個確信，便知分曉。」

二人正奔南廠大路，遠遠望見張寅帶著書童而來。本是要往五花街去的。張寅看黃、李二人，連連欠躬躬身道：「二兄行色匆匆，意欲何往？」黃子方道：「適在呂美兄府上尋他說話，有人回道：昨晚未回，有什麼江西下來的張同年留在舟中過宿。此言難以相信。又說這張刑部乃是兄的本家。想他江西下來，長江甚便，何不由南京直下，反繞道走蘇州，是何緣故？」黃、李二人之言，無非駁他的謊。那曉得張寅昨夜早知他二人今日必來，預先想定計策等候。張寅連連道：「二兄有所不知。此人乃先君昔日在刑部同寅，認為一家。他素性怕走長江，恐風波之險，故爾由廣信府走長玉山，此係兩條內河，方免長江風浪。說在虎丘，昨晚把呂賢弟留在他舟中。今日小弟備了菲酌，請他游靈岩、玄墓，已打發人把呂昆留住陪他。」黃子方冷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兄今日是地主，為何不去陪他呢？」張寅道：「有了呂賢弟陪他，就是一樣。小弟還有俗事未完，一刻即去。」黃、李二人始終不肯聽信，再三盤問。

張寅見他二人只管搜根尋蒂，越加古怪可疑，心下沉吟，暗想道：「他若不問便罷，倘要再問他，我把個暗苦與他們吃吃。」張寅口中雖然與他二人說話，腳下並不停留。二人趕近前道：「天佩兄何如此匆匆？往那裡去公幹？」張寅道：「只因捨本家委托小弟代買幾件古玩與那些妝花緞匹，帶到京都送禮。小弟並不在行，難得途遇二兄，意欲屈駕一走。不知二兄可否？」黃子方聽得，暗暗點頭：「我正要開口，不想他到托我！這椿上門的買賣，不可錯過。」忙向張寅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弟在侯府走動，與連義兄常常在那些古玩裡講究，雖然眼力不好，也還認得幾件。既蒙見愛，小弟與連義兄當得奉陪。但不知兄是那家主顧？」張寅道：「緞店是有經折取貨；古玩並無主顧，要求二兄法眼。」言畢，帶著書童往胥門城腳而來。

此地疏疏落落，都是些茅房草舍。隔城河有一坐大大的酒館，早、中、晚三市，果然熱鬧。只見兩搭下掛著個金字招牌，上寫「野樓」二個大字。張寅走近跟前，見來人擁擠，因作歌曰：

路旁酒肆已多年，茅舍參差古道邊。
隔岸黃鶯啼綠野，林中杜宇喚晴煙。
酒饒精緻烹調美，清濁難分笑語喧。
更有一番奇幻處，粉牆塗畫酒中仙。

黃、李二人道：「天佩兄佳作甚妙！既是愛這酒肆，何不進去一樂？小弟二人會東，如何？」張寅知道他二人清早出門，大概是空心餓肚，要想吃麵，連連開口道：「待弟買了玩器回來，就在此地奉請便了。」黃、李二人聞得噴香的，不知嚙了多少吐沫。只得跟著又走了一會。

上了胥門大街，李連義望張寅道：「小弟有個相熟的古玩店，叫做博古齋，就在前面賢剪街，何不就照顧他去？熟人熟事，定然格外便宜。」張寅只得同著他二人進了賢剪街。只見朝南一帶門面，卻也氣象不同，上掛著個楠木招牌，上青填寫「博古齋」三字，用的是朱紅櫃欄，裡面六扇小格，卻是藍紗糊就，旁邊明瓦卷棚，下面小小客座，擺著一張四仙桌子，六張椅子。李連義先進來，對店家搗了鬼，隨後黃子方與張寅進來。

店主人指著張寅道：「此位莫非就是天官張大人的公子麼？」張寅道：「不敢！小弟就是。」各人打躬施禮，通名道姓，請在客坐用茶，李連義望張寅道：「你可曉得店家有一座內書廳，培植得甚妙？何不請在裡面去坐下，好看玩器。」張寅道：「願借一觀。」店主人忙去將鎖匙取去，開了門，引著三人進來。只見三間小廳，擺著植梨桌椅；旁邊一間小小廂〔房〕，擺著幾盆素心蘭，掛的都是名人山水古畫，收拾得乾乾淨淨。對面是一層竹林，裡韶影影約約，露出些桃花，卻也令人可愛。正是：

莫言草舍無人到，也有朱門貴客來，

一會有人烹了香茗來。用畢，店家搬了無數的玩器，擺在桌上，也有錦袱包的，也有匣子盛的，都打將開來。還有些軟片山水人物，總取在此間。張相公取起一件玩器，乃係漢玉洗就的一匹玉馬，玲瓏剔透，油滑光潤，連連問那店家道：「這件東西請價若干？」李連義見他問價，望著店家擠擠跟兒。店主人默會其意：一則張寅是吏部尚書公子，自然是出得價錢的；二來又是他引薦，想當然一定要他的回禮。店主人已打算在心，忙向張寅道：「這件東西原是人家的寄賣的，其價要一千兩左右。上年布政司李大老爺曾還過六百兩，尚且未賣。既是張相公要買，不須問價，何不取回賞鑒，這又何妨？」張寅暗想道：「為人那裡慷慨至此？千金之物，豈能讓人取回！」遂望店主人道：「千金之多，可能讓得些麼？」店家道：「貨真價實。相公請自酌量。」黃子方道：「自古漫（瞞）天說價，著地連錢。天佩兄就是一百五十個價錢，卻也無礙。」張寅今日並不誠心要買，原是捉弄這兩個賊的，沉吟一會，道：「只件東西多也不值。」用手一指：「連那一幅董其昌的馬，共與你六百兩銀子，如何？」李連義聽這兩句話，把個舌頭一伸，望著張寅道：「這件玉馬，布政司李大老爺已還過他六百兩了，尚且未賣；況又添了這幅紙馬，還是一樣價錢，卻也未必做得來。古來添錢買愛物。東西既好，何不添上些買了？開帳與貴本家，也是一樣。」張寅道：「豈不聞『代人辦事，最難討好』？不過五百、六白金之數買去，還可以對他；若是要多，只好再看。」言畢，轉身便走。李連義趕近前來，道：「依弟說，走三家不如買一家。就是別處去，也是一樣。」張寅那裡聽他的，往外便走。書童見主人出來，也就跟著主人同行。再言黃、李二人見張寅已去，沒奈何，也就跟出來走。